

# 金天得知温红的来头不一般

8

都市情感



赵丹 著  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泡酒吧、逛夜店,看似一帮无聊的人在干着一件无聊的事,实际上却内有乾坤。本书虽然是小说,却不是挣钱心切的作家以夜店为题材的闭门造车、胡编乱造,而是一个金领多年夜店切身体验的小说化表述,是金领们情感性生活的真实展现。解开他们宝格丽的领带,脱去她们香奈儿的内衣,照样是羞涩又狂野、现代又原始的欲望之狼。

## 上期回顾

金天终于鼓起勇气跟心仪的女子说上了话,得知这位女子叫温红。在经过短暂的聊天之后,温红让金天去她那里。

温红不小心碰亮了吊灯。那光芒全来自客厅中央上方的水晶吊灯,那一颗颗水晶晶莹耀眼。金天的心被那万道光芒所包围,置身空间好大,突然身处一片光明之中多少让金天有些不知所措。金天突然有一种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感觉。他放开了本来捧在手中的乳房,向后倒退了几步。金天才发现刚才踩到的是温红的外套。

水晶吊灯越来越亮,金天的心也越来越亮。金天顺了顺头发,伸手把温红右肩膀上歪在一边的吊带提了上去。温红就势按住他的手,按在肩头。

金天甩开了,毅然甩开了。他拾起地上的外套,推开门。跌跌撞撞走了出去……

“睡了没?”魏然不耐烦地问。“哦,我还没睡呢,我睡不着。”金天回答。“我没问你现在想不想睡觉,我问你睡了没有?”魏然很是不耐烦。“和你说完话,我一会儿就睡。”金天又回答。

“靠,装什么傻啊!跟哥们儿你还装傻!我问你和那个女人睡了没?”魏然非常不耐烦。“啊!那怎么可能啊,当然没有了。刚和她认识就上床啊。”金天说道。“哎哟!真他妈的傻,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傻的。天下第一傻×!人家都领你回家了,意思多明白!哎哟!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老土的。”魏然那边捶胸顿足连叫带嚷地埋怨。

“你别叫唤,别叫唤!咱能不跟踩猪尾巴似的叫唤行吗?我耳朵都快受不了了。”金天赶紧把电话筒挪得远远的,好一会儿听电话那头魏然的声音平和点儿了,才又夹回到脖子下。“哎,我这不也是睡不着嘛。给你打个电话,你瞧你那个不耐烦的劲儿。”金天打了个哈欠。

“好,好,好!我陪着你。靠,我DVD都不看了。你说吧,说说你都干

了哪些丢人现眼的事。”

“哦,事情是这样的。你还记得‘十一’放假的时候有一次是咱们两个一起去苏丝黄的,就那次。”金天说。“就那天,你和‘小胖儿’正聊得热乎的时候,我不是指给你看一个女人吗?穿黑色吊带长裙的。”“是啊,我看见了。你说像你家卧室里的那幅油画。我当时仔细看了看,是挺像的。怎么了?不会就是她吧。我的天!”魏然又叫了一声。“怎么了?你又跟踩猪尾巴似的叫唤什么?”金天问。“那女人后来我见过,在苏丝黄打过一次招呼。她可不是简单的女人,不好惹的。你胆子可够大的。”魏然没开玩笑。“是吗?怎么个不简单?”金天坐起身,有点不平静了。

“靠,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‘十一’之后有一次我招待五矿集团的客户,在二楼卡座里面的VIP专区。我跟你说过,VIP专区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进的。VIP专区一共就两个卡座,我和客户坐一个,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几个姐们儿。”魏然说。

“嗯,嗯。说啊!”金天说道。“那晚我和客户坐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候,Franky过来了,招呼我们给我们加酒,并顺便互相引荐了一下相邻的两桌。那女人的名字好像叫什么温红。另外围着她坐的那几个女人来头都不小,有一个是《时尚人》杂志的主编,主编旁边是位央视的主持人,电视新闻里总能见到的。还有一个是全国政协委员,具体记不清楚叫什么名字了。最后一个更神!”魏然说到这里,有点兴奋。

金天问道:“怎么啦?”魏然说道:“最后引荐的那位特神!一直坐在温红的身边,温红陪着,看着身份就不一般。Franky引荐时,人家连腰都不带欠的,撇撇嘴角儿就

表示知道有人在她面前打招呼了,是某能源行业部长的夫人。我那个五矿的客户就认识她, Franky引荐时一听名号,他连忙过去点头哈腰直说拜年的话。跟吃错了药看见自己家老祖奶奶似的。”

金天忙说:“打住,打住!又扯远了,说重点的。说那个温红!”

魏然问:“嘿!你知道温红是干什么的吗?”

金天说:“别卖关子了。说吧。她跟我说她是做餐饮的。”

“是啊,是餐饮。可真不是一般的餐饮,她是连锁餐饮集团‘天涯情’的老板,是‘天涯情’的董事长。想想吧,人家家门你都进了,一边后悔抽自己嘴巴去吧。”魏然叫苦不迭。

“哦,那有什么。她要是看得起我,我就和她以平常心交往。我是对她有好感,可也不至于非要到一夜风流,早上起来一拍两散的局面啊。”金天有点不高兴。

“靠。人家要是高兴了,当然也得在你给人家伺候好了的前提下,人家随便勾勾手指头就把你们那个杂志给收了。我那4S店里客户休息区长期摆放的那些供来修车的客户解闷的时尚类、生活类杂志,你随手翻翻,满眼全是‘天涯情’的广告以及她本人的介绍,宣传说她是单身贵族。不过年纪应该不小了,估计比咱们大几岁,一直没结婚,不知道为什么。要我说啊,你就别惦记了,这种女人身边不缺男人的。”

金天认真听着。挂了电话,金天仍无睡意。眯着眼儿凝视着卧室墙上的那幅油画。

2007年2月里的一个周末。金天本不想去苏丝黄的。他打算晚上在家看看书,休息休息。

晚上8点多,来了个电话。一听是温红,金天立刻精神头儿上来了。温

红叫他一起去苏丝黄。

金天把那双范思哲皮鞋擦得锃亮,找了件他平时都舍不得拿出来穿的衬衣,那件衬衣他只在他认为最重要的场合才穿过那么一两次,还未下过水。又换了条新裤子,没出十分钟就跑出了家门。

金天没开车。温红叫他估计就是要喝酒,而且肯定不少喝。临时过来,他也没和魏然说。

出租车在朝阳公园北路左转,快到苏丝黄大门口时,看到一排排停在路边的车,有辆铁灰色的宝马530挺眼熟。出租车太快了,没注意到宝马的车牌子,金天隐隐约约感觉出了点什么事,也没太当回事儿。

“哟!哟!哟!几步就蹿上了二楼,往存衣间扔了外套拿了手牌儿大步走进大厅。吧台四周坐着什么人,金天根本没留意,心都在吧台后面呢。

金天欢天喜地地刚绕过吧台,抬眼儿往VIP区里一瞧,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。刚才进门时那股往里冲的热情全没了,就一个念头儿,赶紧扭头回家钻被窝看书睡觉去!

一切尴尬皆来自与温红相邻的卡座。美国思睿网络公司的市场总监孟菲赫然在邻座中居坐,正睁大两只黑漆漆的眼睛死盯着金天。(注释:这是2007年2月份,孟菲还是孤苦伶仃独守空房,跟吃了蜜蜂屎一样死追过金天的时候。)

金天心想:“嘿!真真儿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给红姐发个短信,找个借口遁了得了。哎,两个女人还挨得那么近,千万别出事儿,千万别出事儿。”金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这时温红也发现了金天。

两双同样水汪汪的大眼睛同时注视着VIP区前衣着光鲜的高大男子,一方含蓄内敛,含情脉脉;一方热情奔放,剑拔弩张。

# 小分队里的一名战士被毒死了

4

悬疑故事



南派三叔 乾坤 著  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六十多年前,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,穿越胡康河谷原始丛林的撤退过程中,非战斗减员将近五万将士。自此,这片魔鬼居住地再无人敢接近。然而不久后,令人惊悚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明明是不会有生灵的丛林,英国驻印空军的飞机盘桓不去,他们想消灭什么东西?丛林里存在着什么?新三十八师派出一支十人特别分队,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。但迎接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呢?

## 上期回顾

在逃过日本人的追击后,小分队来到一个林地间,这里有战斗的痕迹。并且周围发现了几棵刻有英文的树,英文的意思是“蒲公英”。

“这可能是绘制地图的人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什么特别的事,所以才特意标了出来。”

赵半括心里打了个突,照这么走下去,要不了多远就能遇到那个古怪的红圈了。到了第三天的中午,一帮人眼前出现了一个落差几十米的峭壁。

廖国仁在一边招呼大家连接绳子爬下去。赵半括跟在中间,咬紧牙关一点点往下蹭。之后,廖国仁让大牛和长毛一起探路。这一段他们走得非常快,赵半括正低头行进,前边的草丛剧烈地抖了一下,探路的大牛居然一下不见了。所有人立即条件反射地抬枪,没等拉开枪栓,大牛又从六七米外的草丛里翻出来,嘴里不停地大叫:“当心!野猪拱人了,快躲开!”

赵半括吓了一跳,但立即看准了自己身边一棵不大的树爬了上去,刚爬到半空,就看到廖国仁手忙脚乱地分开军医朝一边跑去,他身后哼哼唧唧地跟着一头黑色的大野猪。

军医也蹿到一棵树上,低头大叫道:“队长,别跑直线,快找棵树上来。”

廖国仁嘴里骂道:“曹国舅呢?快给我把这畜生干了!”

曹国舅也是两手扒树,根本没得空,廖国仁无奈之下只能围着几棵粗树打转,突然众人头顶传来一声大喝,一个人影从天而降,大家还没回过神,人影就已经跟野猪合到了一起。赵半括定睛一看,那灰影居然是小刀子。

小刀子的手里紧紧顶着一根胳膊粗的树枝,一头已经深深地插在了野猪的脖子处,还怕那野猪不死,用胸部顶着树枝,腾开一个胳膊又用1911补了两枪。廖国仁喘着气骂道:“你个鸟人,不说进来就死定了吗,你他娘的怎么不死外面?”

小刀子看着廖国仁的眼睛说道:“队长,虽然我们肯定死定了,但我决定和你一起死。”

“妈的!”廖国仁起身过来狠狠摸了一下小刀子的头,“你个傻蛋,鬼才跟你一起死。”

才走了几步,长毛却做了个等等的手势,低头看向自己的脚。“怎么了?”廖国仁问。

“叶子,”长毛蹲下来,“这儿的叶子踩起来感觉不对。”

廖国仁看了看地面,用手摸了一下,面色立刻一变,对其他人使了个眼色。二十分钟之后,垂藤树下的整个地面全部被翻了起来,眼前的林地底下,满布着一大堆气味熏人的死尸。让所有人都难受的是,那些尸体都穿着远征军的军服。

大家虽然难受,但意识到死尸会传染瘟疫,都把防毒面具扣到脸上。小刀子蹲在尸体里用匕首挑起一根胸条:“四十二师的人,大溃败的殿后部队。”

“尸体没有被捆绑,没有明显的枪伤,可能是病死的。”军医检查了一阵子,说道。

“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土著,这些尸体应该是从林子的其他地方拖过来的,集中在这里掩埋。也许是鬼子打扫战场。”小刀子的声音很冷。

“鬼子哪有这么好心。”一个声音淡淡道,是曹国舅。一帮队员陷入了沉默,这里应该是红圈的边缘,这些尸体,不知道和这个红圈是不是有关系。草草掩埋了尸体坑,继续朝前深入。

三公里后,小刀子突然停了下来,看着四周,皱着眉头,然后吸了一口气:“不太对。这里太静了。这是森林,不可能连鸟都没有。”廖国仁有些明白过来了,立即追问道:“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?”

军医摇头道:“不知道,也许是瘴气的原因,也有可能是有什么大型野兽在附近,我们还是把防毒面具戴上,子弹上膛,快点穿过去再说。”

走着走着,王思毫却突然软倒在地,赵半括走过去想扶他,还没动手,另一边曹国舅也倒了下去。赵半括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,却已经没法回归自己的注意力了,跟着眼前一黑,身子一软,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他醒来,天已经亮了。他看到军医竟然也倒在了地上。他又去摇大牛,也没反应。实在没办法了,他拿起大牛的枪,用牙齿咬着拉下枪栓,对天拼命开了几枪。

枪响过后,四周的人才都开始动了起来,又过了两三个小时,所有人才缓了过来,但都不能动,赵半括这才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军医嚼着烟草,神情很凝重:“咱们应该是中毒了。都快想想,有什么东西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了。”他们这一趟任务,上头给他们配备的都是最好的东西,脸上的防毒面具是最新型的,一路走过来也没感觉被什么虫子咬过,唯一对外接触的,就是自己的手。这一看不要紧,手心,竟然完全是一片青绿色。

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过来,大牛骂了一声:“妈的,这树有毒。”这时候他们才想到注意四周,这里的树和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,朝上看树冠就能发现,这里的树叶是长形的,上面垂下来无数的藤蔓,像榕树又不是榕树。

长毛看向军医:“知道原因就好办了,蒙古大夫,你不是很厉害嘛,有什么解毒的东西,快给我们使使。”

军医道:“要完全解毒,必须有相应的血清。这种东西我在这是做不出来的。”军医眼里有一种莫名的惊恐,他继续道:“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尸坑,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,他们很可能就是困死在这种树林里的。当时第五军的军医配备比我多得多,他们都没有办法,说明我们的应急药品基本上是不管用的。”

大牛笑了,但很让人毛骨悚然:

“你是说,我们死定了?”

军医环顾了一下四周,继续说道:“古语说‘十步之内,必有解药’,这附近一定有什么东西不怕这种树的毒,甚至能抑制它生长,很可能就是解药!”

廖国仁道:“既然如此,你去找点可能有用的。咱们试试。”军医咬牙爬了起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搞了一捧东西过来。那是三样东西:一种是绿得发黑黏乎乎的东西;另一种是紫红色的茎秆,狗尾巴草大小,最后一种是白色的,鹌鹑蛋大小,外面覆着一层白膜。

“解药”需要人来试,但关键是谁来试药。按照军队里处理这种事情的习惯,肯定是抽签,赵半括迷糊着被抽了一根,拿到手一看,非常短。赵半括一下就晕了,心说不会吧。恍惚中,他感到手里被塞了什么东西,然后他的手被抓住,他看到好像大虫卵的东西举到了他面前,一股脑送进了他嘴里。

第二个倒霉鬼好像是草三,赵半括看到他哭丧着脸吞了一些东西。第三个是谁?他还在想,就见廖国仁拿起绿草,刚要塞进嘴里,却斜插过来一只手,把这东西抢了过去。那只是小刀子的,就见他看也不看一下把那块脏兮兮的东西吞了下去。

过了一会,军医低声问赵半括:“你现在有什么反应没?”赵半括闭上眼睛感受了几秒,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军医又费力地爬到草三旁边,推了推他。草三趴在那儿似乎睡着了,但是推着推着军医的脸色忽然变了,突然手上用力把草三翻了过来。

草三的身体仰面倒在地上,鼻孔、眼睛和嘴里渗出的鲜血竟然已经干涸了,脸上一片紫黑,已经毫无生气。军医立即大骂了一声,接着猛然哭出了声。一帮人相继坐倒,面色十分惨然。